

欧洲改革中心

真正的伙伴？俄罗斯与中国的相处之道

迪米特里·特里宁

欧洲改革中心

关于欧洲改革中心

欧洲改革中心是一家智库，致力于推动欧盟更好地运转，并强化其在世界上的作用。欧洲改革中心支持欧盟，但并非无条件地附和。我们相信，欧洲一体化从总体上而言是一件好事，但也承认，欧盟在许多方面运转还不够好。我们还认为，欧盟在从气候变化到安全领域应该承担起更多的全球责任。欧洲改革中心立志推动欧盟向更加开放、外向和有效的方向发展。

主任：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

顾问委员会

ESKO AHO	诺基亚企业关系与责任执行副总裁，芬兰前总理
GIULIANO AMATO	意大利前总理
ANTONIO BORGES	前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事务主管，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前院长
NICK BUTLER	伦敦国王学院国王政策研究所访问学者兼所长
TIM CLARK	司力达律师事务所（Slaughter & May）前高级合伙人
IAIN CONN	BP集团常务董事，BP集团炼油与营销业务（Refining & Marketing, BP p.l.c.）首席执行官
TIMOTHY GARTON ASH	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
HEATHER GRABBE	布鲁塞尔开放社会研究所所长，索罗斯网络欧盟事务负责人
LORD HANNAY	英国前驻联合国和欧盟大使
LORD HASKINS	Northern Foods前董事长
FRANÇOIS HEISBOURG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高级顾问
SIMON HENRY	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
WOLFGANG ISCHINGER	安联集团政府事务全球主管
LORD KERR (CHAIR)	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副总裁
CAIO KOCH-WESER	德意志银行集团副主席
IORELLA KOSTORIS PADOA SCHIOPPA	罗马大学教授
RICHARD LAMBERT	英国工业联合会前总干事
PASCAL LAMY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前欧盟委员会委员
DAVID MARSH	SCCO International董事长
DOMINIQUE MOÏSI	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高级顾问
JOHN MONKS	欧洲贸易联合会大会前秘书长
CHRISTINE OCKRENT	法国对外视听集团前首席执行官

STUART POPHAM花旗银行欧洲、中东、非洲区副主席
LORD ROBERTSONTNK-BP副主席，北约前秘书长
ROLAND RUDDBusiness for New Europe主席
KORI SCHAKE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西点军校布莱德利教授
LORD SIMON苏伊士集团董事，英国前贸易与欧洲竞争力事务部长
LORD TURNER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和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
ANTÓNIO VITORINONotre Europe主席，前欧盟委员会委员
IGOR YURGENS莫斯科当代发展研究所所长

真正的伙伴？俄罗斯与中国的相处之道

迪米特里·特里宁

关于作者

迪米特里·特里宁，自 2008 年以来担任卡耐基莫斯科中心总监。此前，他担任过该中心的副总监和学术部主任，曾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任教，在位于罗马的北约防务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1985 年至 1991 年间，他作为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核子与太空（武器）谈判。特里宁撰写了多部关于俄罗斯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的书。他目前是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成员和世界经济论坛地缘政治风险全球资讯委员会成员。他的文章曾在《外交》、《外交政策》、《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费加罗报》等杂志和报刊上发表。



作者致谢

非常感谢开放社会研究所，特别是莱昂纳德·贝纳多的支持和鼓励。我还想感谢北京卡耐基清华中心总监以及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在我访问中国期间，他们给了我极有价值的建议和支持。许多中国和欧洲的学者向我提供了有益的观点，我要特别感谢上海复旦大学的赵华胜教授，他对该文的草稿提出了许多评论意见。没有欧洲改革中心查尔斯·格兰特的鼓励和他同事们的编辑和出版，这个项目也不可能获得成功。当然，文中的分析或事实性错误，责任完全由我个人承担。



该文章版权属于欧洲改革中心。禁止复制、转载、再版或以其他方式传播该文章内容，个人和非商业用途除外。任何其他用途须提前得到欧洲改革中心书面同意。

目录

关于作者.....	5
作者致谢.....	5
一、引言.....	7
二、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9
三、中国的外交政策世界.....	16
四、俄罗斯、中国和全球治理.....	21
五、经济关系.....	26
六、结论.....	32

一、引言

本文通过对俄罗斯和中国安全理念的对比分析，解释二者如何制定针对彼此的政策。文章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现代关系，形成于 19 世纪末及 20 世纪，进入 21 世纪以来，俄中关系改变了方向。现在中国成了影响俄罗斯一系列内外政策的强有力因素。该文章同时认为，虽然俄罗斯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中国的国内政治中也不存在俄罗斯因素，但中国与俄罗斯良好的外交关系是中国恢复“在国际社会合法地位”整体战略的重要支撑因素。文章结论认为，虽然俄中双方都需要对方，都将从双方稳定的政治关系和紧密的经贸联系中获益，但双方都缺乏创造这种关系的长期战略。

随着大国关系的发展，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命运在 20 世纪末的转变非常具有戏剧色彩。在两国近代史中，俄罗斯人首次需要与一个比他们自己国家更强大、更富活力的中国打交道。对于现代俄罗斯而言，中国提供了大量机遇，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中国为俄罗斯原材料提供市场，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是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非西方国家伙伴。但同时，中国也给俄罗斯带来了重大挑战，特别是在西伯利亚，俄罗斯有待做出反应。迄今为止，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俄罗斯能够维持一种可容忍的权宜之计，但 10 年或 15 年以后的未来却不是很清晰。只有当俄罗斯的精英们开始更多战略性地思考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应在全球中发挥何种作用的时候，俄罗斯在发展中国的关系时才能有长远的考虑。

相比之下，对中国人而言，俄罗斯从一个苏维埃时期的超级大国衰落到目前第二层级大国的地位，仅是正在形成的国际体系一系列变化中的一个。在国民生产总值上，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就对外贸易量而言，中国已替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1997 年，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1999 年，又从葡萄牙手中收回澳门，这两件事标志着一个世纪的结束，也标志着西方侵占中国部分领土长达半个世纪的屈辱历史的结束。在欧元区危机中，中国甚至被吹捧成可以用钱拯救欧盟的救世主。对于俄罗斯，中国学会了把这个曾经的“导师——敌人——伙伴”当成原材料，特别是能源的来源地。中国同时还将俄罗斯作为战略缓冲，来增强它反对以西方国家为首的自由干涉主义的能力。但除此之外，中国在处理对俄关系方面，似乎也没有任何战略可言。

该文章开头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空间”（strategic universe），即各自的安全观，以及其他国家在其间的地位，进行了平行描述。关于俄罗斯，文章强调，中国的崛起已经使俄罗斯的世界观更少以西方为中心。关于中国，文章解释了中俄关系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中格外突出，这种关系对中国有什么样的价值。

随后，文章评估了这两个大国在关键领域的主要利益，包括全球治理、地区议题、贸易与投资（其中特别提到能源）、武器转让及其战略意涵。尽管俄中关系越来越不平等，但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双方的利益和动机，超越对于力量均势的评估。文章结尾对在双边、地区和

全球背景下中俄关系的未来进行了思考。

二、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苏联解体后的 20 年中，为应对自身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俄罗斯联邦大幅改变了其目标和政策。欧洲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冲突、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克里姆林宫的大国抱负都已远去。俄罗斯绝对不会完全丢掉帝国思维的习惯，但其态度和行为却是后帝国的¹。在将近 500 年里，这是俄罗斯首次不会想着去征服别的国家。从这一观点来看，俄罗斯并未把中国的崛起当成对其自身的一种威胁，或是一个重大挑战。

¹ 迪米特里·特里宁，“后帝国时代：一个欧亚故事”，布鲁金斯/卡内基，2011 年。

在停止成为一个帝国和世界超级大国后，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俄罗斯成功地稳固了其作为世界第二层级重要成员的地位。俄罗斯领导层仍不肯放弃俄罗斯是一个大国这一概念，虽然这一概念的意义已经有所改变。他们的重点并不是要控制别的国家，而是要避免被别的国家所掌控——主要是 21 世纪的两个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罗斯此前曾希望与美国结成冷战后联盟，并融入欧洲联盟，但这一希望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逐渐破灭，俄罗斯领导层开始把中国当成用来制衡美国的一个天然盟友。相反地，思想较为开明的俄罗斯人经常力求给西方公众留下的一个概念是，除非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对俄罗斯的利益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在北约扩大问题上，否则俄罗斯将倒向中国那一边，从而使世界天平朝着不利于美国的一头倾斜。但是，这些请求通常不会给西方人留下印象，也没有产生俄罗斯人希望看到的任何结果。

² 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协调经济与安全政策的松散平台，有六个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在 21 世纪头十年中期，当俄罗斯公开奋力抑制美国强权时，俄罗斯鹰派主张与中国结成政治军事联盟，并且将上海合作组织（SCO）变成一个制衡北约的地缘政治力量²。在真正与美国抗衡时，中国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一方。甚至俄罗斯的高层领导偶尔会有类似的论调。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上曾表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占全世界 40% 的人口（其中俄罗斯自身仅占全世界人口的 2%）。他这一表态使人们想起了塞尔维亚一句著名的大话：“我们加上俄罗斯，总共有两亿人口。”

21 世纪头十年后期，俄罗斯领导层清醒地意识到，俄罗斯迫切需要改变越来越落后且日益被边缘化的局面，他们转而采取了一种更加复杂和微妙的政策，并打上了“现代化”的标签。该政策力争通过与任何可能的西方国家建立“现代化联盟”，与他们建立联系。中国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克里姆林宫只是把中国作为事后才想起来的国家添加至“现代化伙伴”的名单之中。

毫无疑问，中国很熟悉现代化需要做的和与西方关系正常化之间的联系。20 世纪 70 年代毛泽东领导时期中美关系的缓和，是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不可或缺的前提³。另外，当邓小平开始使中国对西方国家开放时，他同意与

³ 章百家，“目标与选择”，《现代国际关系》杂志，2010 年 11-12 月刊，Vol 20, No. 6

美国建立准联盟来对抗苏联。此后苏联评论家经常把中国指作北约的非正式成员。

但如今，中国的作者对俄罗斯现代化事业更加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俄罗斯想通过西方的帮助来向价值链上游延伸，只是“自欺欺人”。⁴ 潜藏在此背后的可能是中国的担心，即通过大量使用西方的专利和技术来努力实现现代化，俄罗斯可能会更加附和华盛顿的全球政策，这将有损中国利益。

⁴ 季志业，“从现代化战略看俄罗斯战略前景”，《现代国际关系》杂志，2010年9-10月刊，Vol. 20, No. 5

尽管中国获得了成功，但并没有吸引俄罗斯特别地把其当成现代化或创新的来源地。但是，俄罗斯继续把中国视作战略伙伴和全球制衡力量，其能力和重要性都在快速提升。一个新的情景随之出现：在一系列问题上——从联合国安理会（UNSC）投票决定是否对伊朗实施制裁，到针对朝鲜核计划的会谈，到与美国和北约就导弹防御系统进行合作，到能源与气候问题——莫斯科现在必须小心谨慎地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取得平衡。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第一次同时在西方（北约）和东方（中国）与军事强国毗邻，而且每个方向的非核武能力都明显强于俄罗斯自身。但是，俄罗斯把重点放在通过报复性核打击威胁，包括在冲突中（假设发生压倒性的常规攻击）俄罗斯可能成为第一个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来维持平衡，而不是强调赶上或超过他们的实力。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保守姿态，俄罗斯的战略家们不认为会发生大规模战争。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新的安全挑战和战争性质的改变，开始真正地转变俄罗斯始终保守的战略世界观⁵。

⁵ 例如将俄罗斯1993、2000和2010年的军事政策和1993、2000和2008年的外交政策理念加以对比。

的确，俄罗斯军队仍然把美国当成最重要的潜在对手。美国有能力使俄罗斯“停工”。然而，俄罗斯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安全困境：它既无法与美国抗衡，又不愿跟着美国走。换个说法就是，既打不过美国，又不愿“与之伍”。这使俄罗斯领导层处于一个困难位置。俄罗斯此前尝试的两种模式——直接对抗（冷战期间）和两大霸权国家（冷战结束后）——都不奏效。例如，俄罗斯原本准备在平等基础上与美国合作建设泛欧导弹防御系统，但它无法确保能够实现。俄罗斯想要的“平等伙伴关系”落空后，它希望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它恐怕也承担不起。

参与导弹防御系统也许可以为摆脱这一困境提供出路。俄罗斯因此可以与西方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只有此种可能，而不是其他关于对伊朗原子和导弹计划的担忧，才能激发俄罗斯积极交往的态度，寻求与北约建立联合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期待这种合作能结束与

西方的敌对关系，使在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创建一个安全共同体成为可能，从而缓解俄罗斯被包围孤立的恐惧心理，并使其相应地觉得没必要维持耗资巨大的武装力量。与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不同，比如反恐和阿富汗问题，导弹防御系统对俄罗斯而言有着核心和“战略”特性，这点与俄罗斯希望的自上

⁶ 迪米特里·特里宁，“Euro-Pro: Smenasratesicheskoyigry (Euro-MD: A strategic game-changer)”，《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2011年7-8月。

而下的合作观是一致的。⁶

反过来看也是对的。如果这种合作无法实现，美国转而在没有俄罗斯合作和参与的情况下，推进其全球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领导层将认为自己必须通过增加可支配的核武器，来保护这个国家值得珍惜的战略独立性。俄罗斯和美国的对抗性关系将对全球地缘战略平衡造成影响，对俄美双方而言，这种影响都是负面的。无论哪种方式，做出的决定都会对俄中关系造成重大影响。

虽然俄罗斯仍将一半的军力（大约 30 个旅）置于西线辖区以对抗北约，但俄罗斯把抵御“西方威胁”当成军事战略重点已经成为历史。目前北约东扩已无限期陷入停滞，俄罗斯原本没打算把北约成员国当成对手，虽然它坚定地认为北约不应再往东扩展，而且不应在欧洲部署有损俄罗斯战略威慑可信度的武器系统。2008 年，在与格鲁吉亚战争结束后，俄罗斯不断努力，以期与波兰实现历史性和解，并改善与其他几个中欧国家的关系。2010 年，俄罗斯与挪威签署海上划界协议。外界此前都担心俄罗斯将通过除谈判和国际法律程序以外的手段来解决北极圈争端，俄罗斯希望与挪威签署协议能消除这种担心。

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对安全问题的直接担忧将来自其南部边界以外，甚至南部边界以内，比如北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南部军区大约有 20 个旅，占整个军队的三分之一，这一数量还在增加。自 1979 年入侵阿富汗以来，穆斯林圣战士成为了俄罗斯士兵最主要的战场敌人，圣战者向俄罗斯民众发动了大规模的恐怖袭击。1994 年至 2001 年间的车臣战争使俄罗斯多年后才明确其后苏联时代的安全思维。⁷ 中亚地区的稳定是影响俄罗斯联邦安全的重要地缘政治因素，也是俄罗斯努力结盟的重点。在可预见的未来，南面将主导俄罗斯的战略思维。

⁷ 迪米特里·特里宁、阿列克谢·马拉申科、阿纳托尔·列文：“不安宁的俄罗斯边境：后苏维埃时代俄罗斯的车臣因素”，布鲁金斯/卡内基，2004 年。

中国在俄罗斯安全思维中的地位

在长达两个半的世纪里，俄罗斯第一次在东面要面对一个在多个方面强于自己的中国。俄罗斯与中国之间财富的显著和急剧逆转，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据预测，1979 年邓小平启动改革进程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有当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40%。到 1990 年，双方的经济产出已基本相当。

之后的十年时间里，随着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下降，中国实现了赶超。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到 2010 年，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俄罗斯的四倍。当俄罗斯 2011 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加入这一组织已经有十年。俄罗斯如今向东看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此前不久它还只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 国家；当他们穿过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时，几十年前那边还只是一些穷困的村庄，现在已是炫目的城市。俄罗斯感觉自己落后了。

这种角色的转换超出了经济范畴。当后苏联时期克里姆林宫里的领导层任由其军队溃烂将近 20 年才试图在 2008 年对其进行有意义的改革时，中国中南海里的领导层早已开始持续提升军队的现代化水平，进入 21 世纪更是加快了节奏。目前，中国的国防预算全球第二，而俄罗斯排名第五。虽然俄罗斯仍然保留着比中国大得多的核兵工厂，但对比两个国家的常规军事力量，中国是占优的。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虽然中国的技术力量无法与美国、欧洲和日本比肩，但在科学和教育的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俄罗斯。

因此，当俄罗斯现在看中国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经济巨人、一个有着世界上最多外汇储备的金融强国（俄罗斯仅排第三）、一个新的科学强国、技术产出国和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同时看到的是一个有能力用军事力量主张自身权益的国家。在 20 世纪里，俄罗斯把自己当成一个比中国更“资深”的世界强国，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它看到的是，在从全球金融到阿富汗再到气候变化的一系列问题上，中国比俄罗斯更加重要。⁸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声称，任何全球性重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更别说中国反对了。俄罗斯对这种说法非常耳熟：俄罗斯沙皇曾经对欧洲人这样说过，苏联领导对全世界也这样说过。

⁸ 参见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研究院（IMEMO）长期预测：“全球战略展望 2030”，2011 年。

俄罗斯通过努力修补与中国这个它最大邻国的关系和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来应对这一引人注目的命运逆转。在苏联后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中国言和，结束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两大共产主义强国发起的耗资巨大的冷战。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为了稳固俄罗斯远东地区和平衡与美欧的关系，鲍里斯·叶利钦找到中国要与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1 世纪头十年，西方对俄罗斯的吸引力不再，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强化了与中国的关系。克里姆林宫几任领导都把发展与中国这个国力和实力都在不断上升的邻国的关系视为国家利益。

谨慎是因素之一。每位领导都把与中国解决边界纠纷当成优先事项。戈尔巴乔夫时期，俄罗斯于 1991 年 5 月签署了第一份边界协议；叶利钦时期，于 1996 年签署了第二份；普京时期，于 2004 年签署了最后一份。普京认为，解决长达 4000 多公里长的边界问题，是他作为俄罗斯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为了促使在力量对比朝更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之前签署协议，他甚至把俄罗斯境内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一小块领土让了出去。对俄罗斯战略家而言，中国潜在的敌对状态始终是一个战略性噩梦。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实力处于高峰时，苏联曾花费巨资强化边界军事力量，将军队武装到了牙齿。由于中国目前在许多方面都强于俄罗斯，如果恢复与中国的敌对关系，对俄罗斯联邦的财政而言将是一场灾难。

考虑到中国的崛起速度和新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俄罗斯对于当前俄中关系的状态感到非常舒适。中国的崛起并没有引起俄罗斯的恐慌。这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不管怎样，俄罗斯关注的重点仍然是美国。与华盛顿相比，北京没有多少理由让莫斯科心怀怨恨：中国既

没有因为苏联解体而举国欢庆，也没有试图教育俄罗斯如何处理国内事务或推行外交政策。其次是冷战战略推算（cold strategic calculus）。俄罗斯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是向东和向南的，而不是向北甚至向西。第三个原因根植于俄罗斯对中国发展的怀疑。莫斯科敏锐地意识到，当今中国面临相当大的困难，解决起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俄罗斯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看不清中国的政治体系，认为中国领导层的长期战略是不清晰的。虽然许多俄罗斯人对中国存疑，但大多数对中国是没有清晰概念的。

有别于美国，当今的俄罗斯并不是全球秩序的捍卫者。冷战结束后的全球秩序是以美国统治为标签，俄罗斯领导层对此不满。有别于欧洲国家，俄罗斯并不为其 500 年西方霸权的消亡而感到后悔。按照克里姆林宫的观点，中国的崛起正在逐步削弱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这将创建更加平衡的全球体系。换句话说，中国成为美国强有力的挑战者，强化了全球体系中的多极发展趋势，俄罗斯希望借此获得更多的喘息空间和回旋余地。除此以外，当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一致时，俄罗斯有机会在世界舞台上与一个重要伙伴协同立场。

在俄、中、美这个高度不对称的三角关系中，俄罗斯最害怕的就是中美以牺牲俄罗斯为代价而相互勾结。俄罗斯一直质疑中美“G2”的提法，而且害怕美国企图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挑拨是非。但是，他们也许更应该担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抗，那将把俄罗斯推向一个非常为难的境地。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是人们担心中美出现对抗的一个重要原因。俄罗斯的中国事务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明确地用零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20 世纪初的欧洲国家对这点很熟悉。对中国的部分人而言，他们的国家内在是“善”的，其行为一直是“合法”的。中国对获得并控制矿藏资源的追求，可能使它动用军事力量。俄罗斯的观察家们指出，一些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已经把美国认定为中国崛起的主要障碍，呼吁与美国对抗并击败它。如果他们的观点在中国高层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中国共产党（CCP）进一步向民族主义倾斜，中国可能会一心想着和美国进行对抗碰撞。一位俄罗斯专家把这个越来越强大国家里拥有这些愿望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比拟成暴躁的“青少年”。⁹

⁹ 亚历山大·卢金，“中国梦与俄罗斯未来”，《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2010 年 7 月。

虽然中国政府仍然表现得非常克制，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偏离了邓小平著名的 28 字方针，即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低姿态。全球金融危机打击了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但中国基本上得以幸免。中国政府凭借这一点，变得越来越坚定而自信。可以肯定的是，这与一些中国作家崇尚的激进民族主义还相去甚远，但这并未标记一个时代的结束。¹⁰

¹⁰ 王辑思，“中国大战略求索”，《外交》杂志，2011 年 3-4 月刊。

但是，当前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总体上是积极的。双方最高层领导的沟通能力非常关键。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首批领导把自己看成是民主和西方化的，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和独裁的。这种看法已经在最高层让位给了一种更加务实和表面上甚至友好的关系。当与邻居中国相处

时，现今的俄罗斯领导层以自己务实的态度和不拖泥带水的作风而自豪，而且他们清楚地知道双方合作的潜力和极限所在。实际上，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俄中首脑会晤一直缺乏友好情感。双方领导不会解下领带或者直呼名字，而且也很少有真正的战略性讨论。但峰会一直是商业化和注重成果的。俄罗斯领导层相信，他们对中国的冷静分析，可使他们自身免疫于失控的幻想或者毫无根据的恐惧。当然，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应得的，但同时预料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会减速。他们意识到中国内部面临许多问题，比如需要减轻贫困，同时也意识到中国政府需要注意这些问题。戴秉国，负责外交政策的最高级别人物，仅是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里没有占据一席之地，更不是权力巨大的政治局常委委员，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来。

俄罗斯领导层与其中国同行建立了一个经常、定期的交流模式，一年里双方有四到五次见面机会。他们开始把中国领导层看成是本质上务实、以经济为导向和非意识形态的。虽然江泽民（1989-2002年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是最后一个在苏联受过教育、能说点俄语的中国领导人，但其继任者胡锦涛并没使俄中高层关系受损。俄罗斯对即将就任的习近平的领导抱有很高期望。中国人憎恶倒霉的改革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初对“脱党者”鲍里斯·叶利钦也持谨慎态度。但他们最后与叶利钦相处得不错，欣赏他非意识形态的、实际的作风。不少中国人钦佩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男人气概”和强硬的外表。部分人渴望有一个“像普京”一样的强硬领导。当中国政府于2011年11月给普京颁发孔子和平奖时，大多数中国人都为此欢呼。中国人认为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是领导层中普京的亲信和小老弟。他们期待看到普京在2012年3月总统选举后重新正式回到至高无上的权位上来。但是，尽管中国对普京充满信心，但他们感觉与俄罗斯还是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俄罗斯同样有这种感觉。

虽然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坚定自信，但俄罗斯领导层并不认为这种能量的增长是直接冲着俄罗斯来的。在俄罗斯领导人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三次年度对华访问中，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力图巩固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普京2011年秋访华，是其在议会和总统选举的6个月里唯一的一次对外访问。

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持有类似的积极态度。2009年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在与俄罗斯最友好的国家排名中，中国位列第四。¹¹与此对应的是，自21世纪头十年中期以来，中国民众把俄罗斯列为对华最为友好，或仅次于朝鲜第二友好的国家。

¹¹ “民意2009（年鉴）”，勒瓦达中心，2010年，表19.9和19.10。

军事方面，俄罗斯对华政策与对美政策类似：用核报复威胁来阻止入侵。但是，在针对美国时，这种威慑政策会被公开表达，而对中国则只是一种暗示，以避免潜在的摩擦。然而，俄罗斯坚信，中国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所付出之巨，将使他们和俄罗斯一样珍惜所得福祉，这意味着核打击威胁足以使中国打消攻击俄罗斯的念头。

随着后帝国时代的俄罗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越来越关注内部事务，真正引起俄罗斯政府注意的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未来。当俄罗斯提到“中国”，他们真正想着的是俄罗斯东部的几个地区：滨海边疆区、外贝加尔边疆区和东西伯利亚经济区。北京发生什么，或者上海、台湾海峡发生什么，俄罗斯主要关心的是它们会对俄罗斯东部几个重要的人口重镇产生什么影响，如符拉迪沃斯托克或哈巴罗夫斯克。当俄罗斯同意与中国签署边界协议、建立一条通往太平洋的油气管道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 2012 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时，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最东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¹² 安德烈·皮昂科夫斯基，“西伯利亚岛，通向奴隶制度的第三条路”，2010 年。部分俄罗斯人觉得当前政府针对中国的政策太软。一些时事评论员指责克里姆林宫在向北京“出售俄罗斯”。¹² 这种指责并不公平，尽管俄罗斯领导层意识到俄罗斯可能因此“从属”于中国。在就中国崛起的实质是“和平与和谐”进行讨论的背后，俄罗斯领导层看到的是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强国。但是，中国的历史抱怨针对的是西方列强，这让俄罗斯感到欣慰。另外让莫斯科感到舒适的是，在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中，沙皇俄国从来都不是参与者。他们相信，苏联的对华政策本质上也是温和的，这意味着中国没有理由对其心怀怨恨。

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尽管独裁主义是由最高领导层决定，但并非所有一切都是。从文化上看，管理这两个国家的众多官僚机构仍然有天壤之别。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号令，经常很难抵达操作层面激发出更紧密的合作。在俄中官方交往过程中，礼貌是规范，而直率却是少见而珍贵的特质。莫斯科的官员们和北京的官员们希望俄中快乐共处。因此，尽管存在明显和越来越大的不对称，已经相当牢固的俄中关系，也进一步得到巩固。即使目前出于对中国新的权力状态的考虑，俄中关系仍在被重新平衡和重新定义。

三、中国的外交政策世界

中国政府愉快地积极回应着俄罗斯近几十年来要求建立伙伴关系和解决边界纠纷的努力。总体而言，中国一直追求的战略是积极修补与邻国的关系。2004 年与俄罗斯签署边界协议时，中国不仅得到了一些领土，而且苏联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给其造成的不公平境遇也随之结束，当时的中俄边境线沿着中国这边河岸，而不是河流的主水道。但这份协议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欢迎：许多中国人认为 1858 年和 1860 年签署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向俄罗斯割让了目前滨海边疆区和外贝加尔边疆区 15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与租借香港是同类情况，而香港已经于 1997 年回归中国。

但是，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去争论 19 世纪签署的协议是否平等，甚至允许那些对此进行清晰描述的书籍和地图的出版，但私下里却认为与俄罗斯的新安排是一个“土地换和平”的协议。与俄罗斯的睦邻关系使中国不用担心来自北边的军事威胁，也有助于应对中国所称的“美国因素”。

这些担忧有助于解释中国政府为什么对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采取了相对建设性的政策。苏联解体对中国政府而言太不是时候了。中国在还没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被迫发挥更加显著的地缘政治作用。1989 年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反对派抗议者后，中国政府同样遭遇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剧变和苏联解体形成鲜明的对照。

然而，在处理对俄关系时，中国使用了大量外交手腕，特别是在动荡的 20 世纪 90 年代。虽然中国确切地看到“来自北边的威胁”消失了，并为此长舒一口气，但它并没因为与苏联长达 30 年冷战结束而公开庆祝胜利。当然，北京的缄默不语是受其自身利益指引的。它害怕这个巨大邻国出现不稳定；它把苏维埃共产党的突然瓦解当成是对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一种威胁；它对临近中国穆斯林聚居地新疆自治区的那些新的中亚国家存有不确定性；它还担心世界权力将极大地向有利于美国的一端转移。

察觉到俄罗斯敏感，中国政府出于对一个大国的尊敬，聪明地处理与新俄罗斯联邦的关系。他们小心翼翼地不去羞辱这个经历了后帝国痛苦转型的国家。但不管怎样，中国发现很难给俄罗斯分类：它既不属于第一世界，也不属于第三世界，既不属于亚洲，也不完全属于西方。叶利钦被认为是亲西方的；普京在其第一个任期是亲西方的，在第二任则是“亲东方”的；梅德韦杰夫同样也是亲西方的。一些中国人认为俄罗斯是易怒的，经常想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脾气，给世界展示它更加严峻的面色。中国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俄罗斯的一个原因在于，它不想使俄罗斯在对华政策上变得更具侵略性。

对于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变革的步伐和方向，中国起初是感到吃惊的，但其态度最终变成了蔑视。虽然这种态度几乎从未被明确表达过，但中国政府已经悄无声息地把俄罗斯这个在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上都在衰落的国家从名单里勾掉了。然而，中国政府认识到，即使一个

相对较弱的俄罗斯也会努力保持其战略独立性，偶尔也会坚定地与美国对抗，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研究俄罗斯的一些中国学者强调，莫斯科是唯一一个和北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且名副其实的外国首都。然而，这点说明的是，和欣赏俄罗斯相比，中国其实更惧怕美国。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完全相互交织，双方被锁定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关系可能退化成冲突，足以给整个世界带来不稳定。目前中美双边关系基本上是务实的，双方的分歧尚在可控范围，至少大体上是这样的。但在不同情况下，在中方或美方领导层变换时，双方竞争都有可能大于合作。

中国政府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基本上有两种思维，这与它对俄罗斯的态度是相关联的。主流思想派别认为，中国应把重点放在国内发展上，把积极的外交政策留到未来去做。这群人认为，中国应该与美国合作，不要过早地去挑战其全球领袖的地位，或者其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他们意识到，美国正把亚洲升级为其外交政策最优先的地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但他们寻求与美国的相互理解和对话，共同处理分歧。这群人认为，一旦双方不能管控好并通过合作来节制竞争，对中美双方而言代价都是昂贵的。

上述观点受到了来自中国共产党、军队、安全部门和学术界一些人士的挑战，中国经济的表现和西方的相对衰落，使他们充满信心。这些人还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意图是不太善意的。对他们来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施加压力、加以约束、限制中国的影响力和通过与中国的邻国结盟从地缘政治上对中国进行包围孤立。最近，美国的政策宣示——比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2011 年 11 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美国象征性的举措——比如美国决定在澳大利亚北部部署海军陆战队以及美国支持南中国海“航行自由”活动（中国政府认为美国是在干预它与东南亚国家间存在已久的领土纠纷），都支撑着上述分析。

在其近邻中，中国视日本为主要的历史恶人。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日本对中国采取了敌对态度，试图武力征服。由于日本拒绝全盘承认其战争罪行，而且还将其反映在公共标志和教科书上，中国人对日本心怀怒火。虽然中国近年来使日本这个亚洲首要强国有些失色，但中国政府痛苦地意识到，区分中国与日本的，是技术差距和生活水平鸿沟。中国同样也意识到，中国海军和空军实力的壮大，特别是在公海上实力的壮大，不仅使日本害怕中国这个邻国（这是现代历史上的首次），而且也使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下定决心要转移这种威胁。首先，日本更加依靠与美国的安全联盟。如果这还不够，它可能会发展自身的核武器。中国则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印度作为亚洲的另一个新兴力量，是中国未来的竞争对手。中国并不害怕印度，但印度害怕中国。自 1962 年双方在喜马拉雅地区的边界战争后，中印关系改善了许多。但是，尽管双边贸易发展很快，中印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会很紧张。巴基斯坦是印度最大的敌人和在南亚地区拥有核能力的竞争对手，中国与巴基斯坦事实上的盟友关系在不断强化。与此

同时，巴基斯坦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在弱化，而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在加深。随着美国军队从阿富汗完全撤离日期的临近，印度与中国在南亚和中亚地区的竞争与对抗可能会更加激烈。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如中国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未决的战略分歧，都是其表现。在东南亚国家中，人们相信只有印度尼西亚可能成为中国影响力的重要竞争者。但是，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群岛四周中国所称的专属经济海域，东南亚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都和中国有领土纠纷。长期以来，中国都声称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在其“战略边界”之内。南中国海正成为中国未来外交政策战略的试验场，和亚洲地区国际关系的试金石。

当然，中国与朝鲜之间存在一种正式的联盟关系，但也不稳定。虽然朝鲜接受了中国的大量援助，但平壤的领导层一直拒绝接受中国的领导。金正恩的上台目前尚未改变双方的这种关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与韩国的关系，经济联系紧密，富有成效，但也因韩国与美国的军事联盟关系以及美国在韩国驻军而变得复杂。中国希望避免的是，一个有美国驻军的统一朝鲜出现在鸭绿江对岸。最后，中亚国家和蒙古国普遍对中国友好，但也对其心存忌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把以上所有邻国，包括印度和韩国，都列为战略伙伴。

俄罗斯在中国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一个印度高官曾对一位美国前高级外交官说过，在亚洲，除了俄罗斯，其他所有国家都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感到害怕。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位印度高官很疑惑：难道因为俄罗斯人是瞎子、是傻瓜，或者说太与美国较劲？这位美国外交官 2011 年 4 月把这个故事讲与本文作者听，他也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但一位名叫斯蒂芬·布兰克的美国学者近期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事实上已经屈服于中国，在亚洲地缘政治中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¹³ 虽然一些俄罗斯对华政策的批评人士会同意这一观点，但至少可以说，下该结论为时尚早。¹⁴

¹³ 斯蒂芬·布兰克，“俄罗斯在亚洲的前景”，战略研究所，2010 年 12 月。

¹⁴ 例如：安德烈·皮昂托夫斯基的“通向奴隶制度的第三条路”，2010 年。

俄罗斯对中国而言仍然很重要，并没沦为“朝贡国”之属。俄罗斯在中国上述的所有对外关系中都发挥着影响力。一旦俄罗斯向美国大幅倾斜，成为美国的小老弟，那么中国的整个战略地位将极大地恶化。俄罗斯不再是中国的“安全后方”，其结果就是中国会对美国的“战略包围孤立”感到害怕。这就是 1994 年俄罗斯要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时，中国感到非常担心的原因所在。直到现在，俄罗斯领导层偶尔谈及与北约加强合作都会使中国感到紧张。俄罗斯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这也是许多俄罗斯自由主义人士，包括与梅德韦杰夫总统交往甚密的伊格尔·尤尔根斯所推崇的），对中国领导层来说将是个诅咒。让中国领导层感到高兴的是，中国的专家和官员们都推断，俄美之间的分歧仍然是非常根本的，二者不可能结成真正的联盟。

与此同时，中国确实希望看到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对抗，但是那样会造成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艰难的地缘政治抉择。使人困惑的是，比如 2010 年和 2011 年，当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将发起与美国的战略性军备竞赛。中国领导层的智囊团想知道，俄罗斯哪有资源来搞这种对抗。2008 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战让中国人很恼怒，他们认为这场冲突极大地动摇了国际体系，也威胁到中国的利益。就美俄关系而言，中国的倾向很清晰：二者既不要勾结，也不要冲突。

关于美俄关系，中国远不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俄罗斯带头反对美国在科索沃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国感到很舒适。在俄罗斯投了反对票的一些联合国安理会重大决议中，中国都投了弃权票。但是，在 21 世纪头十年的后期，中国从俄罗斯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在投票中与俄罗斯串联。中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立场，同时避免在联合国安理会成为唯一的反对声音。在中国内部，那些视美国为威胁的人，要求与俄罗斯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这种观点在军队内部和临近俄罗斯边界的中国东北部地区广为流传。

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也部分受到俄罗斯的影响。中国担心俄罗斯对欧洲技术和资金的需求会使其与西方加深融合（即使用“融合”一词，普京所指的欧洲似乎也是由欧盟和以俄罗斯为首的前苏联国家组成的）。任何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更紧密的联系，都会增加中国对被包围孤立的恐惧，这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当中国说“让俄罗斯人做俄罗斯人吧”，他们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是为了迎合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

将来，随着中国不断崛起，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会越发不平衡，可能会致使俄罗斯领导层为寻求平衡而改变做法：俄罗斯有可能会将其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作为影响中俄关系的因素来使用。相反，取决于不同的处理方式，中国既可以寻求强化俄罗斯的“欧亚”意向，或者帮助俄罗斯意识到他们毕竟有着欧洲血统，他们属于西方。但是，俄罗斯并不会跟从西方和中国的政策摇摆。

中国还在小心地监视着俄罗斯的对日政策。表面上看，中国没必要害怕：这两个国家 1904 至 1905 年打过仗，二战快结束时又打过一次。俄日关系因千岛群岛领土纠纷（俄罗斯于 1945 年宣布占有部分岛屿）而受损。中国聪明地利用双方的纠纷曲意逢迎俄罗斯，比如在 2010 年日本二战战败 65 周年纪念时，中国与俄罗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任何迫使日本将其军事力量远离中国、转向中国北边与俄罗斯交界地区的举措，中国都欢迎。

另一方面，中国必须考虑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越来越强的军事存在。它看到了相关的军事部署，比如新的法国造“西北风”军舰，还看到了相关的军事演习，比如著名的 2010 沃斯托克军演。俄罗斯的这种军事存在，很可能会使东北亚地区的战略蓝图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俄罗斯并不把日本当成潜在的重要竞争对手，尽管因为千岛群岛问题二者关系很紧张。事实上，考虑到俄罗斯需要一个技术能力强和资本充裕的国家来帮助其发展西伯利亚和太平洋

地区，日本显然是一个可成为战略伙伴的选择。俄日修好，虽然不是非得要牺牲中国的利益，但也会使俄罗斯依赖中国少一些。因为如果得不到美国首肯，日本不会同意与俄罗斯关系的这种重新安排。中国必须假定，俄日伙伴关系实际上会将美国纳为非正式伙伴，也将引起中国对被包围孤立的担忧。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印度和俄罗斯建立了一种近似联盟的关系，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关系不再针对中国（或者它此前的另一个目标美国）。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倡议建立“俄印中”（RIC）集团，即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三方商议机制，中国对此表示欢迎。除了偶尔举行峰会和部长级会议外，该机制并无太多进展，但如果该机制变得更加牢固，只要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好于中印关系，俄罗斯就会从中受益。

在东南亚地区，俄罗斯向许多国家出售武器，如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并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声明主权的做法。在朝鲜问题上，俄罗斯也是参与方，是为数不多接待过最近故去的金正日的国家之一。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关系越来越紧密。在中国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对中亚那些前苏联国家依然保持着实质性的影响力，并且在前苏联的盟友蒙古身上重新发现了利益——蒙古也想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虽然中国在获得中亚的能源资源方面无需得到俄罗斯的同意，如果不遭遇俄罗斯反对，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扩张将走得更远、更顺利。

最后，除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网络外，俄罗斯对中国而言是独特的，不仅因其战略位置重要——北京飞到俄罗斯边界只需一个小时，而且因为它能够提供能源和宝贵的军事技术、核技术和太空技术。中俄漫长的边界线为中国获取自然资源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干涉的。重要的是，中国不再视俄罗斯为竞争对手，也不需要它的监护。那么，中国官员和专家们把俄罗斯当成“真正的战略伙伴”，来区分其他那些被认为既是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国家，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中国对当前的俄罗斯没什么幻想。中国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的记忆消退已久。一些中国人对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苏联式的相对繁荣和超凡技术的羡慕也正在成为过去。坦白地讲，许多中国人并不为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所吸引，认为它紊乱、落后和不开化。中国人为自己能记住一切事情，好的坏的，而感到骄傲。在那一点上，在他们眼中，俄罗斯还是稍微正面的。但是，除了资源外，中国人不觉得俄罗斯有什么好羡慕的。

四、俄罗斯、中国和全球治理

前几章讨论了俄罗斯和中国对彼此安全形势的见解，以及各自在对方安全形势中发挥的作用。但是，双方对全球性问题怎么看？双方想要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即双方希望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体系中？对共同的周边地区各自有着什么样的看法？

俄罗斯认为国际体系是由美国主导的，因此俄领导层的大量精力都投入到制衡美国实力或者与美国缔结协议中，比如 2010 年美俄签署的“New Start”《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该条约看起来给予了俄罗斯与美国平等的待遇。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克里姆林宫一直依靠中国来制衡美国的全球统治地位。俄罗斯首先接受了中国的“多极世界秩序”理念，随后又使之适应其自身需求，目的在于制衡美国的霸权。俄罗斯和中国都相信，通过在全球层面相互协调政策，双方可以增强国际地位，更好地保护各自利益。当然，区别在于，中国这一“极”越来越大，而俄罗斯那一“极”则在不断萎缩。在一个真正的多极体系中，俄罗斯发现自己很不舒服地处于两个比自身都要大的权力中心之间。

和中国一样，俄罗斯也拒绝外部力量干预其内部事务，特别是当这种力量以西方企图推行民主的形式出现时。这两个专制政权特别担心美国支持的“颜色革命”在其周边地区国家获得成功。虽说如此，但相比中国来说，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通过其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和欧安组织成员国身份，允许西方国家在其国内事务中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

和中国一样，俄罗斯长期以来也把捍卫领土完整与支持国家主权相结合。俄罗斯与中国在台湾、西藏、新疆和车臣问题上相互给予支持。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从未批评过俄罗斯发动车臣战争。自 1949 年以来，俄罗斯是唯一一贯和公开支持中国在台湾和其他两个敏感地区立场的大国，即使在中苏冷战最甚时期也是如此。今天，每当中国需要俄罗斯支持时，中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可以直接致电俄罗斯外交部。按照中国专家的话，俄罗斯表态时的措辞有时候还会超出中国的预期。

俄罗斯领导层知道，自己国家作为中国的战略后方和资源库，对中国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有意识地不去采取那些可能把中国变成敌人的举措。实际上，克里姆林宫准备不遗余力地避免在不关乎俄罗斯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惹怒中国。因此，莫斯科当局近期禁止了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的佛教地区（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图瓦地区），尽管这些地区的官员们认为他应该前来访问。俄罗斯驻挪威大使没有参加 2010 年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的颁奖仪式，虽然俄罗斯官方媒体对此进行大篇幅的报道。任何有可能导致以美国为首对中国进行包围孤立的行为，俄罗斯都不会去做。

但是，这种相互支持也有其局限性。2008 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战争后，中国拒绝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理由是这等同于支持分裂主义，会对中国造成威胁。然而，

当时在私下对话中，胡锦涛向弗拉基米尔·普京保证中国是与俄罗斯站在一边的，而不是与格鲁吉亚。中国外交部公开称赞俄罗斯在维持南高加索地区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

在俄罗斯和日本领土纠纷问题上，中国给出的信号同样是含混的。在与俄罗斯官员的讨论中，中国外交官们称之为“南千岛群岛”，这是俄罗斯对争议领土的正式叫法，而与日本人讨论时，则和东京一样，称之为“北方四岛”。中方专家私下里解释，俄罗斯自身的立场有点模糊不清，从而留下了妥协的空间，北京不希望看上去比莫斯科自己更亲俄。¹⁵实际上，该纠纷长期存在有碍俄日修好，显然对中国有利。邻国分歧越大，中国就越没必要担心其东北部受到挑战。

¹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日领土纠纷起源于 1950 年苏联拒绝与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在该条约中，日本宣布放弃对北方四岛的权利，但没说具体归属，或者说谁是受益者。苏联做出拒签合约的决定，也是为了抗议代表中国参加谈判的不是北京的中国政府，而是台湾的国民党政府。

就其本身而言，俄罗斯在中日在中国东海尖阁诸岛（也叫钓鱼岛）问题上的纠纷，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尖阁诸岛周边海域被认为化石燃料储量丰富。在同样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接受了中国的主张，即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纠纷只能由当事方来解决。2002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商定了行为准则指导方针，2011 年对其进行了重申。俄罗斯支持在该行为准则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该地区纠纷。（私下里，俄罗斯官员并不赞成越南主张的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因为那也是美国的立场，也不赞成菲律宾公开依赖美国外交和军事支持。）

在北极圈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的观点不同。俄罗斯希望北极地区大体上由五个沿岸国家（美国、加拿大、丹麦、挪威和俄罗斯）分割和共享。中国不属于其中，所以希望北极地区对所有国家开放。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中国正对北部海上航道的商业开发充满兴趣，中国货物可借此沿着俄罗斯北冰洋海岸抵达欧洲，从而极大地缩短运输时间。为国际货运船只开通此航线也可为俄罗斯带来利益，但俄罗斯禁止其他国家进入其北部海岸的相关规制需要放松。俄罗斯还不愿意这么做，主要是出于对安全的考虑。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在科索沃、伊拉克、伊朗、苏丹、津巴布韦、利比亚和叙利亚等有争议的安全问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在此情况下，双方力图拿出与美国和美国最密切盟友观点不同的方案，以展示中俄的团结一致。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过程中，俄罗斯比中国更愿意使用否决权，中国则因此更方便投弃权票，如在伊拉克问题上，从而无需花费代价去反对美国。但是，一旦俄罗斯选择与美国为伍，比如 2010 年在伊朗问题上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么做的，中国则会面临艰难选择：或者投反对票，这是它一般不太情愿做的事，或者让决议得以通过（在制裁伊朗问题上它就是这么做的）。

中国和俄罗斯（与巴西、印度和南非领导人一起）都参加“金砖国家”（BRICS）峰会，这是由新兴国家组成的非正式集团。他们主要利用这一全球框架，对世界秩序表达非西方观点。2011 年 3 月联合国安理会就是否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进行投票表决时，金砖国家那时

正好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他们全部投了弃权票。就公共关系而言，金砖国家集团对其所有成员都是有帮助的，他们用很小的代价即可提升其全球感知影响力。

作为八国集团（G8）成员之一，俄罗斯对此感到自豪。但实际结果是，俄罗斯的成员身份比较空洞。民主应该是该俱乐部共同的特征，但俄罗斯希望作为一个民主伙伴得到西方认可的努力失败了。俄罗斯重要经济大国的身份也没有得到认可，因此并没有被邀请参加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因此，俄罗斯在 G8 里的席位非常不自在，甚至是有有点令人尴尬的附加功能——民主不到位，经济也不够发达。

相比而言，中国采取的是在国际体系中稳步前进的长期战略，虽然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俄罗斯，但它选择远离 G8 成员身份。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内（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其成员），中国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如在金融监管问题的讨论中，而俄罗斯的贡献是很小的。但即使是在 G20 框架内，中国的政策也是柔和的：尽管经常抨击美元的统治地位，但在把人民币变成可兑换货币问题上，中国非常谨慎。当发现动摇美元全球统治地位的机会难以抗拒时，俄罗斯不停地、过早地倡议把俄罗斯卢布作为一种地区性货币。中国和俄罗斯同意使用本国货币结算部分双边贸易。两国都提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一种准国际货币）进行改革，从而使人民币和卢布得以被纳入。但是双方并没有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形成统一立场。在 2011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选举中，中国和俄罗斯并未联合推选出一名候选人。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像“意识形态协定”或者说“独裁主义国际”的关系，实际上远不及此：他们只是完全基于双方基本的利益，建立起一种实用性的联系，即不让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危害他们的国内秩序和世界地位。俄罗斯和中国把西方国家支持民主和人权的作法，当成其竞争对手或者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不怀好意者用以削弱俄罗斯和中国的工具。独裁和民主之间的思想斗争在俄中关系中并未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双方的领导层都情愿称自己是实用主义者。尽管同是共产主义者，但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常比俄罗斯的更实用，而俄罗斯比中国更愿意去招惹美国。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把中国当成可以效仿的经济典范。对于莫斯科的一些技术官僚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典范（从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方面来说）的吸引力，源自于全球经济危机。学

¹⁶ 例如，退休的对外情报局（GRU）上校安德烈·德福亚托夫 2009 年 5 月 15 日在接受 FINAM FM 广播电台采访时曾说起过。

术界、商界、国防工业和其他领域的亲华人士，梦想着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和俄罗斯的智慧资本能够共生。这些人大大方方地接纳着中国的新优势，幻想着俄罗斯仍是中国的战略后方和导师，甚至是尊敬的老大哥。¹⁶

然而，建立新型中俄联盟关系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自身并未表达与俄罗斯建立正式盟友关系的愿望，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与苏联建立的盟友关系是例外，这也是除朝鲜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一次与外国建立这种紧密联系。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

说，很清楚的一点是，即使在这种盟友关系里，中国要占上风。尽管克里姆林宫想要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它也不会真正希望成为中国的小老弟。刁难美国是一回事，但要接受作为中国的从属者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国与俄罗斯在地区层面的合作很有成效。1996年，正是在中国的倡议下，中国、俄罗斯与他们中亚邻国关于边界问题的五方会谈才成功地变成一个定期机制，即“上海五国”，后来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中国的目的就是要加强西部地区边界的安全，在该地区，前苏联以穆斯林为主的几个国家与中国不安宁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邻（以前称作东突厥斯坦）。中国希望与后苏联时代几个新邻国之间的合作，能阻止其内部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叛乱活动。中国还感兴趣的是，其产品能进入新的市场以及中亚地区能为其供应能源。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持赞同立场，虽然在不同情况下，克里姆林宫可能会认为中国提议侵犯了俄罗斯的历史地盘。但是，克里姆林宫一定认为，中国无论如何都会与中亚国家建立关系，与其让中国与这些新国家建立其自己的联系，而将俄罗斯排除在外，还不如把中国和俄罗斯一起纳入到一个共同的机制中来。

中国意识到俄罗斯敏感，因此在前苏联领土上温柔行事，注意不时地提到俄罗斯是一个大国，不向这些新国家建议建立政治军事联盟关系，这些都与美国和北约针对这些前苏联西部地区共和国采取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¹⁷

¹⁷ 关于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政策，更多信息请参阅尤金·拉默、迪米特里·特里宁和赵华胜合著的“中亚：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的见解”一书中赵华胜相关观点，美国夏普出版社，2006年。

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俄罗斯才开始在后苏联时期的领土上真正做出其消除种族隔离的努力。2009年，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建立了关税同盟，2012年升级为“单一经济空间”。到2015年，普京计划创建一个“欧亚申根区”：即在三国之间实现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最终建立货币联盟。即使普京的欧亚联盟永远变成不了一个政治机制，范围也超不出三个创始国，但给北京和布鲁塞尔传递的信息是清晰的：俄罗斯不会坐视其前边界诸国靠向新欧亚大陆的两极——欧盟和中国。一方面趁着欧洲内部面临困难，另一方面趁中国与其邻国以及美国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俄罗斯打算与他们展开竞争。

从俄罗斯的角度看，上海合作组织并不是一个地区经济或安全防御一体化的恰当机制。为此，除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的关税同盟和单一经济空间外，俄罗斯还倡议建立另外两个机制：一是“欧亚经济共同体”（Eurasec），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是其成员；二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除上述国家外，还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当然，这些后苏联时代的安排，都没有将中国纳入。

但是，上海合作组织对俄罗斯很有用：在二者之间的这个敏感地区，为后帝国时代俄罗斯和中国建立起相互信任；同时为亚洲大陆更宽泛的政治对话搭建起平台。上海合作组织还代表着一个中国和俄罗斯双重领导的罕见案例，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双方都希望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中国希望上海合作组织把重点放在经济和发展议题上，而俄罗斯重点强调安

全。

除了反恐和反极端主义外，上海合作组织还以维和演练的名义，轮流在各成员国领土上，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些演习自然都被俄罗斯和中国部队所主导。对于俄罗斯而言，可通过这种方式向潜在客户展示其武器装备。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在俄罗斯和中亚的军演，向他们提供了在新地域演习的机会。但是，虽然一些一厢情愿的俄罗斯评论员把上海合作组织称为“反北约”组织，但它不是一个军事联盟，也没有向那个方向演变。

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希望他们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共同领导地位由于扩员而被削弱。即使如此，俄罗斯可能会欢迎印度加入，如此一来可以使它在俄印中三角关系中处于更有利地位。但是，中国认为印度的加入“不合时宜”。

五、经济关系

贸易与投资

虽然共享的全球和地区利益对中俄关系而言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粘合剂，贸易与投资也起到关键作用。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俄罗斯廉价食品和消费品不可或缺的来源地，这一点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来说尤为重要。多年以来，中国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持续提升。2010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当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550亿美元（占俄罗斯整体对外贸易的8%还多），俄美双边贸易仅有250亿美元。中俄双方政府设定目标，到2015年使双边贸易达到1000亿美元。过去，双边贸易的构成主要是俄罗斯对中国出口机械设备，从中国进口原材料。如今，贸易方式发生了逆转：俄罗斯从中国进口制成品，包括越来越多的机械设备，对中国出口原材料，包括能源、金属和木材，另外还有一些高技术产品。

比起中国对于俄罗斯贸易的重要性，俄罗斯是中国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贸易伙伴。对于中国而言，俄罗斯只是其第十四大贸易伙伴，不仅排在所有经济大国后面（中美贸易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而且也排在澳大利亚、巴西、马来西亚和泰国之后。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主要对与俄罗斯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来说非常重要。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仅有10亿美元。对于中国政府里负责经济、贸易和财政事务的官员来说，俄罗斯没多大影响。

21世纪头十年中，俄罗斯产生的一个想法是，把中国的发展作为引领俄罗斯远东地区（一个广袤但人口稀少而且欠发达的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火车头。2004年，中国官员承诺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投资8亿美元。但是，中国的资金迟迟没有到位。2008年，资金投入还不到300万美元，到2009年增加至450万美元，仍然仅占俄罗斯远东地区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0.5%。中国资金大部分投在了与中国最相邻的地区：滨海边疆区、库页岛和阿穆尔州。

2009年，俄罗斯和中国商定了一项刺激边界地区合作的九年计划。双方任务明确：俄罗斯主要供应能源和原材料，中国则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并向俄罗斯供应制成品和对俄投资。俄罗斯看到了成为中国简单的“原材料附属品”的危险，希望以后通过在其国内制造半成品，再来平衡这种关系。但是，该计划的实施进展缓慢。

¹⁸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受尊崇的生态学家阿列克谢·亚布洛科夫，是其中之一。

当俄罗斯力图吸引中国资金时，俄罗斯许多批评家们担心，对原材料需求如饥似渴的中国只会接管西伯利亚的资源。¹⁸他们认为，2009年双方签署的俄罗斯东部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合作协议是给北京的赠品。他们担心中国人会因此在俄罗斯领土上设立企业，雇用中国工人，耕种俄罗斯的土地。他们还担心，如果中国人证明他们比俄罗斯人能更好地管理西伯利亚地区，他们会逐渐地使俄罗斯人退场。这就引出了高度敏感的话题：中国向俄罗斯移民。

移民

21 世纪头十年，俄罗斯劳动力短缺，计划从中国引进 50 万工人。

¹⁹ “南边的新来者”，俄罗斯新闻周刊，2004 年 10 月 25-31 日刊。

¹⁹ 中国对俄罗斯表示，如果俄罗斯的大门向中国客籍工人打开，中国将大力支持俄罗斯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劳动力引进计划一直没有成为现实，可能导致俄中关系出现紧张局面。

来自中国的大量跨境移民是俄罗斯最担心中国的地方之一。一位受欢迎的电视人物最近向观众表示：“如果每天有一百万名中国人越过俄罗斯边界，这一情况可持续三年半时间。”这种形象的例子显然令人印象深刻，可向一个经历过数量剧减的人口群体逐渐灌输担忧情绪。

俄罗斯联邦继承下来的人口仅有苏联的一半多一点，随后又从 1991 年的 1.47 亿降至 2010 年的 1.42 亿。到本世纪中，俄罗斯人口预计会降至 1 亿至 1.15 亿之间。俄罗斯对边境外 13 亿中国人感到不知所措就不令人感到吃惊了。一些俄罗斯人将边界比作一张薄薄的羊皮纸，拥有 600 万人口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东北三省就被这张羊皮纸隔离开来。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两国边界的开放和成千上万中国游商和工人（大多数持旅游签证）的到来，增加了俄罗斯对“人口侵略”的担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数百万中国人，在北京统一指挥下，将在俄罗斯定居、迎娶俄罗斯女人、拥有自己的财产、最终控制人烟稀少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当时，一些严肃的人口学家（如俄罗斯科学院的詹娜·扎扬柯夫斯卡娅）预测，汉人最终将成为俄罗斯第二大民族，仅次于俄罗斯人自己。

很多人怀疑，中国正在为其不断膨胀的人口拓展生存空间，他们盯住了只要穿过边界就能到达的俄罗斯广袤领土。这种疑虑也增加了上述担忧。俄罗斯人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对过去获得的领土经常管理不善，如果他们不学会如何去开发广袤的东部地区，一个更有能力的管理者可能会夺走它们。2000 年，普京曾公开推测，在一代或两代人后，阿尔穆河俄罗斯一侧将会是哪种语言占优势。每当俄罗斯人听到中国同行无意说起贝加尔湖是中俄双方的“共同财富”时，都会颤栗发抖。在一本名为《俄罗斯骑兵的日子》(The day of the Oprichnik) 的畅销书中，作者弗拉基米尔·索罗金虚构了一段克里姆林宫统治者和中国领导人在 2027 年的对话：在西西伯利亚地区 2800 多万海外中国人的权利问题上，后者向俄罗斯施压。

其中有一些担忧是不理性的。不可否认，来自中国的移民给俄罗斯带来了难以渗透和镇压

的黑社会暴力团伙，另有一些分析家甚至怀疑，中国的情报组织在利用这些团伙。但是，自中俄边界开放后的二十年里，没有多少中国人决定在俄罗斯定居。严寒的气候、商业机会的缺乏以及不受当地人欢迎等因素阻碍了他们。在滨海边疆区²⁰200 万人口中，仅

²⁰ 滨海边疆区是位于满洲里东部的一个正式的俄罗斯省份，省会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

有两万五到两万七千名中国居民，他们中极少有人与俄罗斯人结婚，在边境地区拥有自己土

地的更是少之又少。

大多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贩卖中国商品而往来于边境的商人，如今都是中国人雇用的俄罗斯当地人。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并不比中国西部地区更好客。在中国西部，人口密度只有繁华的沿海省份的几分之一。的确，2009年俄罗斯与中国商人之间发生了一次小冲突，当时俄罗斯政府以出售走私商品为由，关闭了位于莫斯科的切尔基佐夫斯基市场。这场冲突实际上是一场俄罗斯对立种族之间的冲突，中国人陷入双方火拼。对中国而言，中俄经济关系最重要的方面是能源贸易。

能源关系

近期，中国成为了俄罗斯国有能源企业贷款来源地。2009年，中国开发银行向生产石油的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和运营俄罗斯石油管道网络的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Transneft）提供了250亿美元的贷款。在能源领域，俄罗斯是中国的重要经济伙伴。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石油的价格远比中东国家低，俄罗斯还有望向中国大量出口天然气。从2011年起，俄罗斯开始利用一条新的“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石油管道（ESPO）向中国泵油。该管道穿越阿穆尔河，年均可运送1500万吨原油。这条管道的开通，引发了俄罗斯国内动乱，激发了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竞争，也为深刻理解俄罗斯的政治和商业战略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

对于俄罗斯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一直在开发的项目就是连接东西伯利亚的油田和太平洋海岸靠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纳霍德卡港。21世纪初，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石油公司尤科斯（Yukos）建议修建一条与之竞争的通向中国东北城市大庆的石油管道。作为一家国有企业，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追求的是避免过度依赖中国一家买主的政治目标，但尤科斯作为一家私营企业计算的是，按照当时普遍的石油价格，管道铺到大庆才是具有商业价值的。在国际层面，该项目引起中国和日本对俄罗斯石油的竞争，中国本想成为俄罗斯石油唯一的消费方。

但是，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与普京闹翻，普京把这位石油大亨关进监狱，肢解了尤科斯公司。中国原本支持尤科斯管道项目，因此该公司的倒下在中国引发了严重的担忧。一场关于俄罗斯的政治权力和能源所有权的争论在中国国内突然出现。俄罗斯这个邻居开始看起来不可靠了。为了增加对莫斯科的施压力度，迫使其修建一条通向中国的石油管道，中国与哈萨克人签署协议，决定修建一条起于哈萨克斯坦的石油管道。但俄罗斯并不认为哈萨克斯坦是一个重大的竞争对手，忽视了哈对其生意的威胁。他们很愿意激起中国与日本的竞争对抗，希望从这两个预期的买主身上获得更好的条款。2005年，在高油价背景下，俄罗斯政府最终决定修建通向太平洋的石油管道ESPO，并向中国修一条支线。通向中国的石油

管道协议签署于2008年10月，当时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

²¹ 瓦吉夫·古赛诺夫，“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趋势（2000-2010）”，红星报，2011年。

²² 玛丽娜·克拉夫琴科，“带中国口音的远东经济”，《专家》第6期，2011年2月14-20日。

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低谷。但是，协议的最终确认却被拖延，直至 2009 年 2 月中国同意向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提供贷款。²¹

俄罗斯还向中国提供电力，其价格仅是俄罗斯国内电价的一小部分。²²除了价格优惠外，中国成功地让俄罗斯答应确保 20 年供应，并且要途经陆地直接供应，此举提高了北京的能源安全。

对于莫斯科来说，中国和更广泛的东亚地区（包括日本和韩国）是可供替代选择的市場，

²³根据远东研究所玛利亚·亚历山德洛娃所预测的，且被玛丽娜·克拉夫琴科在“带中国口音的远东经济”（《专家》第 6 期，2011 年 2 月 14-20 日）一文中引用。

从而降低了俄罗斯对欧洲客户的依赖程度（欧洲客户则在寻找其他途径，以减少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一些预测显示，到 2015 至 2020 年，俄罗斯对亚太地区每年石油出口将达到 7000 万到 8500 万吨，天然气出口达到 1000 亿至 1400 亿立方米。²³2011 年日本发生大地震后，俄罗斯政府提议让日本参加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石油项目，以期修缮与日本的关系。另外，俄罗斯建议上马一个途经朝鲜领土向韩国运送天然气的项目，这则是另一个由政治驱动的项目。

俄罗斯领导层也认为，诸如石油管道类的能源项目，可成为促进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俄罗斯面临的问题是，东西伯利亚地区没有足够的石油来填充 ESPO 管道。为了完全履行义务，俄罗斯不得不把产自西西伯利亚专门供应更加赚钱的欧洲市场（这是个严肃的战略选择，如果该选择实际上是这样做出和坚持的）的部分石油，转运东方。

虽然俄罗斯政府欢迎中国向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提供贷款，但它排除了中国控制西伯利亚地区石油储备的任何可能性。俄罗斯监管者一直抗拒中国石油巨头对俄罗斯能源企业的收购行为，把中国的私营企业看做是中国的幌子。

尽管多次公开声明，但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相比，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从未将亚洲作为其重要的出口目的地，萨哈林二号项目除外。主要原因是价格：中国给出的价格达不到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认为最低可接受的价格。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既定战略一直是保持在有利可图的欧洲市场的份额，同时把与中国的接触作为向欧洲人施压的方式。俄罗斯天然气公司针对其欧洲客户所采取的强权政治，克里姆林宫是支持的，因为可将其作为与欧洲国家政府讨论宽泛的政治议程的一个优势来源。

2006 年，普京宣布计划修建一条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该管道每年可向中国提供 680 亿立方米天然气。但是该项目止步不前了，原因是中国坚持要求购买价格要低。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天然气储量和生产，以及从其他地方的进口都有大幅增长，如通过海上运输从中东地区、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进口液化天然气以及通过管道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自身也面临着严重问题：其通向欧洲的北溪管道和计划中的南溪管道都耗资巨大，欧洲对更廉价液化天然气进口的增长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在欧盟市场份额的萎缩。

²⁴ 冯玉军，“国际天然气市场和中俄合作前景”，《现代关系关系》杂志，vol. 20, No. 6, 2010 年 11-12 月刊。

中国注意到俄罗斯天然气公司面临的问题，认为没有理由以比土库曼斯坦和澳大利亚天然气更贵的价格去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²⁴ 在此种情况下，因死扛价格而臭名昭著的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看来只好搁置其中国项目，先强化与欧洲的合作了。同样，中国也可以等。

除了化石燃料，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长期以来都关注着中国的核能市场，并且与美国和欧洲企业展开竞争。虽然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中国开始重新评估核能发展，但俄

²⁵ 谢尔盖·博亚金，迪米特里·谢格得金和彼得·谢德罗维斯基，“第四代的管理”，《专家》第 13 期，2011 年 4 月 4-10 日。斯专家们相信，中国建设核电站的兴趣不会减弱。²⁵ 在核能方面，俄罗斯比中国更有技术优势，但中国有多种选择。

武器转让及其战略意涵

俄罗斯对华武器出口长期以来都是俄中贸易的重要特点。1989 年天安门抗议被镇压后，欧洲国家对中国实施了武器禁运。由于美国和欧洲国家，以及后来以色列都不向中国出售武器，俄罗斯成为中国获得武器的唯一来源。1992 年以来，俄罗斯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武器系统。有时候，对中国的出口占俄罗斯武器总出口的一半。2001 年至 2008

²⁶ 伊戈尔·肖恩雅克，“Kalashmiyryad”，（采访 Rosboronexport 总干事安纳托利·以撒金），俄罗斯报，2009 年 4 月 10 日。年间，俄罗斯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额达到 160 亿美元，²⁶ 其中包括战斗机如苏 27 和苏 30、Il-76 军用运输机、A-50 空中预警机、潜艇、巡航导弹、防空系统如 S-300 以及

²⁷ 托马斯·格罗夫，“中国新隐形战机引发俄方相助猜测”，路透社，2011 年 8 月 18 日。许多其它武器。有报道称，中国第五代战斗机的第一个原型，歼 20 歼击机，使用的就是俄罗斯国防部研制但没有投入生产的米格 1.44 战斗机项目的技术。²⁷

向越来越强大的邻国出售武器，引起了一些对中国不信任的俄罗斯人的担忧。苏联在遭受纳粹攻击之前那段时间也向德国出售过武器，人们很不舒服地拿二者进行对比。20 年前，政治上孤立的中国展现给俄罗斯的是一个渴求武器和技术的出口市场。但是现在，俄罗斯对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抱有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的军事战略延伸是向东和向南，而不是向北。前者最需要的是海军和空军，后者则需要陆军。另一方面，他们不确定这种情况会不会改变：中国的一些军事行动让俄罗斯观察家们担心。

2006 年，中国在沈阳军区举行了军事演习，其特点是中国军队行进了 1000 公里。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侵俄罗斯，需要进行类似的动作。此次军演引起了莫斯科的担忧，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正筹备一次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进攻。200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另外一次军演

使俄罗斯专家更加印象深刻和担忧，因为中国军队展示了对俄罗斯发动远程陆地军事行动的能力。这不能不引起俄罗斯最高指挥部的注意。2009 年 9 月，俄罗斯陆军参谋长思科可夫中将这样来形容俄罗斯东边的潜在对手——一个由传统战争理念（任务明确，在主要战线上

²⁸ 俄罗斯国防部网站，2009 年 9 月 23 日。

大量集中人力和火力) 指导的数百万人的军队。²⁸ 这种描述根本不适合美国军队。2010 年，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也进行了 20 年来最大的一次军演，代号为“东方 2010”。

那些支持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向中国出售武器的人认为（部分观点是合理的），正是这些出口才使濒死的俄罗斯国防工业得以存活，售出去的都是战场上相对容易反击的武器，如果俄罗斯当时拒绝出售，其他的后苏联国家如乌克兰也会向中国出售。²⁹ 这些观点强调了那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俄罗斯向中国提供了获得现代军事技术的重要机会。对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来说，这一点有着广泛的战略意涵。

²⁹ 乌克兰确实向中国出售了“瓦良格号”，一艘未建好的航空母舰，解放军海军部队用它的船体建造第一艘航空母舰。

最近，中国从购买制成的装备，向共同生产或完全自主生产转变，导致俄罗斯对华武器出口从 2008 年占俄全部武器出口的 18% 下降到 2010 年的 10%，金额大约为 8 亿美元。自

³⁰ 杰里米·佩奇，“中国克隆俄罗斯战机”，华尔街日报，2010 年 12 月 6 日。

2007 年以来，基本上没什么大的武器采购项目。中国要求俄罗斯转让先进技术，俄罗斯有时候会犹豫，因为中国克隆了俄罗斯武器系统，然后拿到全球武器市场上去销售。³⁰

六、结论

俄罗斯领导层及其智囊团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新兴的全球性大国，他们相信，没有中国的参与，全球重大的经济或金融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对于俄罗斯而言，中国整体的重要性是除美国之外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能源和全球治理是中俄最需要相互合作的两大领域。

随着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推进，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越来越聚焦于利用外部资源服务于国内技术现代化。在俄罗斯看来，这些资源大部分都被美国和西欧大国所掌握，其他发达国家发挥着平衡的作用。对于俄罗斯来说，中国不是其现代化的重点伙伴，因为中国仍在忙于自己的现代化事业。

在将近 20 年里，俄罗斯一直在努力创建多极世界秩序。在此过程中，中国是一个天然的伙伴。这种秩序现在已成事实，而且事实上已被每个人所认可，包括华盛顿的奥巴马政府及其共和党的对手们。究其原因，更多是因为经济实力的转移，而不是因为任何地缘政治的策划。与此同时，美俄关系似乎已经被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成功地重新设定，标志性事件包括双方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 Treaty）和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双边关系改善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如何处理导弹防御系统。该问题既可成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也可成为阻碍发展的负面因素。

在此新环境中，中国不再是一个盟友，而是重塑的世界秩序中的一极。俄中双方的利益，部分一致，部分重叠，部分背离。俄罗斯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优先考虑的是和平和友善的邻国关系。虽然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使俄罗斯感到担忧，但俄罗斯会努力争取实现其目标。俄罗斯军队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但其目的是强化自身控制远东地区的能力。

从经济角度讲，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商业合作伙伴。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接壤，可从中国进口商品，也可利用中国市场，这是一个明显的有利条件。但是，俄罗斯也看到了过度依赖中国的危险所在，并且可能永远扮演当前的角色：中国原材料的提供者。

虽然中国对于俄罗斯来说越来越重要，但俄罗斯的全球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俄美关系和俄欧关系来确定。俄中伙伴关系不是一种结盟关系，贸易来往并未导致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关系还需要跨越一道文明的屏障。

俄罗斯领导层意识到，俄罗斯在 21 世纪面临的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将来自于东方。如果没有西伯利亚和太平洋海岸地区，俄罗斯这个闻名于世 350 多年的国家将不复存在，整个国家基本上将缩小成莫斯科大公国，成为另一个乌克兰而已。俄罗斯必须找到促进东部地区发展的途径，使其与其他地区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东部地区从而可以反过来帮助俄罗斯与充满活力的亚太地区相融合。如果做不到这点，俄罗斯虽然不见得会以一种正式的方式把东部地区“丢失”给中国，但会看到它们逐渐地趋向于中国。21 世纪的哈巴罗夫斯克，一个阿

穆尔河岸边的俄罗斯城市，可能会看上去像 19 世纪的哈尔滨：由俄罗斯商人和铁路员工在中国满洲里中部创建，成为俄罗斯在邻国的外交前哨及其影响力扩展区域的中心。这是另一个大逆转。

作为一个有巨大牵引力的权力中心，中国围绕俄罗斯构建了一个弧形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空间。与中国相邻的那些俄罗斯领土恐将失去平衡，成为中国的资源附属体。俄罗斯当前开发这些地区的努力最多只是半心半意的，并且被猖獗的腐败所阻碍。想要真正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和一体化，俄罗斯政治必须首先消除歧视：这将使商业活动更加自由，使整个国家对国内的和国外的投资者都更加友好。

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外交政策将视俄罗斯为一个欧洲-太平洋国家，而不只是一个欧亚国家。这一新的政策既指向俄罗斯不可否认的东欧根源，而且也指向俄罗斯 21 世纪的边境：太平洋漫长的海岸线。这一新政策将把重点放在构建一体化和现代化的伙伴关系上，以帮助国内发展，而不是俄罗斯欧亚主义自 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以来所主张的，强调与西方对抗。在俄罗斯世界地位和发挥作用的新愿景中，中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不会主导俄罗斯的思维，因为中国将被战略性地嵌入一个大的区域中，该区域包括俄罗斯太平洋地区、西伯利亚地区、东北亚其他地区以及北美地区。在此区域内，俄罗斯不仅与中国接壤，还与日本、韩国、美国和加拿大接壤。这就是俄罗斯战略和外交新的边境。最主要的问题是，俄罗斯的统治官僚是否有能力把一个连贯、长期的对华战略概念化，清晰地表达出来，并坚持加以实施。

虽然俄罗斯领导层目前对中国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发展和内部政治稳定上感到满意，但他们看到中国如此之大，不管是以多么和平的方式，它使国际发生重大错位的自然潜力在上升。在分析中国的安全优先事项时，俄罗斯领导层认为台湾是首要的。在国内，西藏和新疆也是心病。在这三个核心利益上，莫斯科长期以来已接受了北京的立场。

相比之下，在中国东部和南部周边的几个领土纠纷问题上，从钓鱼岛（尖阁列岛）到南中国海，俄罗斯可能会采取中立的立场，俄罗斯无法忽视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日本和印度）都对开始声明主权的迹象越来越感到担忧。虽然自 1979 年灾难性的中越战争结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未有过重大军事行动，但许多俄罗斯人都认为，中国努力升级军队，是中国针对与其有领土纠纷的邻国而采取更加坚定自信政策的前奏曲。

在朝鲜核计划问题上，俄罗斯可能会力争小心地从自动跟随中国领导的策略上将自己解放出来，开创自己独立的立场——把重点放在韩国。俄罗斯不仅把韩国当成现代化伙伴，而且认作是统一的朝鲜半岛的未来领导，因此也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平衡力量。与此同时，俄罗斯保持与平壤沟通渠道的畅通。朝鲜的工人和韩国的投资者、工程师，都是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劳动力的首选替代品。

相比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俄罗斯不太担心美国的存在。朝西太平洋地区看过去，俄

罗斯看到的是越来越激烈的海军竞争，一方是挑战者中国，另一方是当今霸权美国。让俄罗斯普遍感到放心的是，这种竞争对抗淡化了中美共谋的可能性，为俄罗斯的对美和对华政策提供了更多选择。

与此同时，莫斯科的战略家们意识到，如果中国变成极端民族主义，中俄关系也会遭受损害。为了准备好应对不测事件，俄罗斯一直在深化与中国邻国的关系。俄印关系历史悠久，其本身就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为了制衡中国，俄罗斯会更珍惜与亚洲这另一个超级大国建立紧密伙伴关系的价值。

俄罗斯还会继续拓展与前苏联盟友之间的经济关系，如越南和蒙古，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既紧密又复杂。在中亚地区，除上海合作组织以外，俄罗斯试图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融合，并创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该政策里没考虑到的因素是日本。俄罗斯把与日本的关系变成俄罗斯与德国关系的亚洲版本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双方在南千岛群岛的领土纠纷以及日本人普遍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束缚了俄日关系的光明前景。较比 1991 年以来的任何时候，现在的俄罗斯都不会满足日本的领土要求，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也不愿意妥协。日本对中国的担忧的上升，促使其更加倚重美国，但到目前为止，其对俄的基本立场尚未改变。日本希望俄罗斯最终能看到中国崛起内在的危险，从而改变其对华政策，但目前，他们并没有看到俄罗斯有这种迹象。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65 周年之际，俄罗斯与中国签署联合声明，使俄日关系有所倒退。

美国在俄中关系中扮演着尤其复杂的角色。俄罗斯领导层承认，中美之间的串联关系已经成为全球政治中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俄罗斯权势集团中的反美情绪（在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中间这种情绪尤其强烈）希望中国能制衡和分散美国的实力。统治集团中那些更为明智的人士，虽然不反对从美中竞争对抗中获益，但不希望被卷入中美之间任何冲突之中。另外，一些负责安全事务的人士认为，对于俄罗斯而言，中国是比美国更大的长期威胁，一旦中国背叛俄罗斯，美国可成为俄罗斯的潜在盟友。

正如莫斯科一位顶级战略家所观察到的，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分化，俄罗斯对中国和对美国

都缺乏重大战略。³¹ 这是俄罗斯政府中广泛萎靡的一个症状，而正是这个政府在试图形成一个整体、连贯的外交思路。只要俄罗斯 的统治精英们更加专注于权力和金钱，而不是政策，相对于中国和美国，俄罗斯的衰落趋势就会无法改变地一直继续下去。

³¹ 尼古拉·斯帕斯基，《安全指数》（Security Index）第 4 期（95），2010 年。

欧洲改革中心

出版物

- ★ 《关于现代化的三种观点和法律在俄罗斯的作用》(Three views on modernis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in Russia)
论文, 作者: Christopher Granville、Philip Hanson和Alena Ledeneva (2012年1月)
- ★ 《拯救申根: 如何保护欧洲的免护照旅行》(Saving Schengen: How to protect passport-free travel in Europe)
报告, 作者: Hugo Brady (2012年1月)
- ★ 《欧盟与移民: 行动起来》(The EU and migration: A call for action)
论文, 作者: Charles Clarke (2011年12月)
- ★ 《俄罗斯、中国和中亚的能源地缘政治》(Russia, China and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 Central Asia)
报告, 作者: Alexandros Petersen和Katinka Barysch (2011年11月)
- ★ 《更严格的规则为何会威胁欧元区》(Why stricter rules threaten the eurozone)
论文, 作者: Simon Tilford和Philip Whyte (2011年11月)
- ★ 《英法不应放弃欧盟国防合作》(Britain and France should not give up on EU defence co-operation)
政策简报, 作者: Clara Marina O' Donnell (2011年10月)
- ★ 《没有国际框架的欧盟气候政策》(EU climate policies without 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政策简报, 作者: Stephen Tindale (2011年10月)
- ★ 《绿色、安全、廉价: 欧盟能源政策走向何方?》(Green, safe, cheap: Where next for EU energy policy?)
报告, 编辑: Katinka Barysch (2011年9月)
- ★ 《利比亚如何看待跨大西洋联盟的未来》(What Libya says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论文, 作者: Tomas Valasek (2011年7月)
- ★ 《英国、爱尔兰和申根: 更有效的签证磋商》(Britain, Ireland and Schengen: Time for a smarter bargain on visas)

论文, 作者: *Michael Emerson* (2011年7月)

- ★ 《创新: 欧洲如何起飞》(Innovation: How Europe can take off)

报告, 编辑: *Simon Tilford*和*Philip Whyte* (2011年7月)

- ★ 《钍: 如何拯救欧洲的核能复兴》(Thorium: How to save Europe's nuclear revival)

政策简报, 作者: *Stephen Tindale* (2011年6月)

- ★ 《德国: 短暂的晴天》(Germany's brief moment in the sun)

论文, 作者: *Simon Tilford* (2011年6月)

- ★ 《欧盟与俄罗斯: 满面笑容却无行动?》(The EU and Russia: All smiles and no action?)

政策简报, 作者: *Katinka Barysch* (2011年4月)

- ★ 《度过困境: 欧盟军事合作的新方法》(Surviving austerity: The case for a new approach to EU military collaboration)

报告, 作者: *Tomas Valasek* (2011年4月)

可从欧洲改革中心 (CER) 购买, 地址: 14 Great College Street, London, SW1P 3RX

电话: +44 20 7233 1199, 传真: +44 20 7233 1117, 邮箱: kate@cer.org.uk, 网址: www.cer.org.uk

封面图片: CORBIS

真正的伙伴？俄罗斯与中国的相处之道

迪米特里·特里宁

在过去的20年里，俄罗斯已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中国则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是怎样改变了他们的相处之道？迪米特里·特里宁认为，当俄罗斯仍然要依靠西方的技术来实现其经济现代化时，它正把中国看作一个在制衡美国实力方面越来越有帮助的伙伴。莫斯科希望，中国的崛起能为俄罗斯提供更多的喘息空间。对北京而言，俄罗斯的衰落只是伴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的许多变化之一。中国人无疑更重视美国，但在中国制衡美国的努力上，俄罗斯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是中国的能源提供国。尽管利益上有重叠，但俄中两国并非盟友。莫斯科将不会接受低于北京的地位，而中国则认为俄罗斯是正在衰落中的大国。

迪米特里·特里宁任卡耐基莫斯科中心总监。

ISBN 978 1 907617 06 5 ★10英镑/16欧元